



T.ANEU
天府新视界

2026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，也是他逝世90周年。作为那个时代最具个性的“迅哥儿”，遗言也写得骨骼清奇，“赶快收殓，埋掉，拉倒”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”。然而90年过去了，每隔一段时间鲁迅总会再次走红。

鲁迅的一生“活人感”十足

以往人们对鲁迅的认知，往往局限于符号：审视“学医救不了中国”的文学家，讨论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”的思想家，写出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革命家。剥离这些高大上的标签，鲁迅并非高不可攀的“大先生”，而是大多数人的“人生对照组”。在人云亦云、唯唯诺诺的岁月里，他以“我偏不”的姿态，发出了时代的微光。



1933年，鲁迅在上海。新华社发

面对在“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”的“铁屋子”里昏睡的人，他并非只当看客，而是发出振聋发聩的嘶吼；面对“从来如此”的群体共识，他化身“狂人”，用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”，戳破看客的麻木。《影的告别》更有意思，“有我所不乐意的”天堂、地狱、黄金世界，“迅哥儿”拒绝三连“不愿去”，留下对于人生的终极思考。

但深刻的、复杂的、有反骨的性格，并不是鲁迅的全部，生活中的他实际上是个“六边形战士”。鲁迅的一生，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，“活人感”十足。他用过180多个笔名，按今天的说法也就是开了180多个“小号”，一边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一边又在鼓励中国青年“只是向上走”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。他一面是言语犀利的大作家，一面又是爱看《米老鼠》《穿靴子的猫》、爱吃甜食的小甜豆。

他是天才翻译家，《小约翰》首版就是他的手笔；他是天马行空的平面设计师，一生设计了60多个书刊封面，北京大学校徽至今都沿用他的初始设计；他还是隐藏的收藏家，收藏了大量的版画，是“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倡导者”。如果你以为他喝了洋墨水，只钟爱西洋版画，那就错了。他还爱汉代画像石、砖拓片，把来自四川的《李业阙》《高颐阙》《贾公阙》拓片视为至宝。

即使是在生命的尾声，鲁迅仍活出自我风格。他写下杂文《死》，叮嘱孩子长大“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”，反讽那些质疑他审美和品位的人；不改“吃货”本性，两次回信称赞朋友寄来的猴头菇、羊肚菌美味；还去看了三部电影，其中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《复仇艳遇》，被他视为“最大慰藉、最深喜爱、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”，发着高烧还写信向朋友推荐。认真热烈地活好当下，也正是这份鲜活，让百年前的鲁迅，能够和当代年轻人同频共振。

那个拒绝被纪念的人，为何总被想起

□ 闫雯雯



1932年11月，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向学生演讲。新华社发



成立于1953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，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最早成立的纪念性人物博物馆。图据绍兴鲁迅纪念馆



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“树人之屋”。图据绍兴鲁迅纪念馆



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。图据绍兴鲁迅纪念馆



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（《新青年》编辑部）旧址。1918年5月15日，鲁迅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



2026“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周”在上海市虹口区鲁迅公园拉开帷幕。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

鲁迅从未过时从未远去

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需要鲁迅，他从未过时，从未远去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鲁迅一生创作约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，其中散文诗、散文、杂文、短篇小说、论文共计约600万字，翻译约300万字，剩下的是日记、书信等，绝大多数是经典。年少时读鲁迅，是“篇篇必背”的文学启蒙课：“瓜田里的少年和猹”“茴字的四样写法”，让学生第一次知道“白话”也能是文学；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《拿来主义》一笔一划教会大家，如何写好议论文、杂文；《纪念刘和珍君》则是散文的另一种模板。长大后读鲁迅，更是充满惊喜。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，每一次打开，都能带来新的感悟。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充满了象征和隐喻，展现了复杂的内心世界；小说语言凝练简约，传神而生动，极具诗性特质，开了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先河。就连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，也被冠以他的名字。

每一代年轻人，还会从现实的角度，重新解读鲁迅。即便是在百年之后的当下，有人用职场梗解读“说一个人‘不通世故’，固然不是好话，但说他‘深于世故’，也不是好话”；有人想要平衡梦想与现实的关系，鲁迅早就一语说透：“梦是好的；否则，钱是要紧的。”而“救救孩子”“孔乙己的长衫”这些梗更是化作表情包，在亲朋好友的玩笑中乱飞。这些对于鲁迅的重构，让他的思想不断地进行着创新性传播。

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每当我们遭遇挫折，想要放弃思考、精神投降的时候，不妨去读读鲁迅。鲁迅的诤问，总会从暗处传来，警醒我们不要沉沦。

他说：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。——倘不，那就真是糊涂虫。”

我们，偏不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